



# 布谷声声

朱力士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 布谷声声

朱力士著

(1) ..... 南渡春秋

(11) ..... 阳朔第一战

(12) ..... 桂林

(13) ..... 恩

(14) ..... 大闹平

(15) ..... 平南

(16) ..... 八莫

(17) ..... 新街

(18) ..... 平南

(19) ..... 平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58年·长沙

715.12

98



编号：(湘)0378

# 布谷声声

著者：朱 力 士  
出版者：湖南人民出版社
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壹号)

长沙市新村路

印刷者：湖南印刷厂

长沙市蔡锷中路

发行者：新华书店湖南分店

开本：767×1092 1/32

印次：1 7/8

字数：39,000

1956年6月第一版

1958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900

统一书号：15109·279

定价：(6)一角七分

# 目 录

卷 上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布谷声声.....  | (1)  |
| 第一次演出..... | (14) |
| 姐姐.....    | (22) |
| 魚.....     | (29) |
| 年輕人.....   | (31) |
| 金桔子.....   | (36) |
| 吳八娘.....   | (45) |
| 断柄烏銃.....  | (52) |
| 后記.....    | (58) |

全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

新 华 书 局 经 销

## 布谷声声

### 一、朱氏兄弟

白楊村里住着朱氏兩兄弟。他兩個有名有姓，可是，村里人偏愛叫他們朱老大朱老二。兄弟倆象貌既不相似，脾氣又各異，加上許多年來不和睦，見面不打招呼，有事沒事不愛說話，人家不說，你會認不出他們是兄弟的。

老大的婆娘在村里很出名，但人們却叫不出她的名字，光曉得叫她做“鬧婆子”，原因是她嗓門大，嘴巴零碎，又愛吵愛鬧。她的記憶力特別強，在娘家做女時的一件芝麻小事，直到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，常常不厭其煩地逢人訴說；你若是和她在一起談天，她一張嘴就沒個完，一口氣能談上半天，你休想插嘴，而且，總是你先走開，即使你走的老遠了，她還不得收場，就在原地滔滔不絕地自言自語着。她自己也說過這樣的趣話：誰要是把我關進班房里，不讓說話，我准會一索子吊死的。老二的婆娘叫金狗，心腸好，胆小，走步路都怕出響聲，受了委屈，總是憋在心里，一個人自酌苦酒。

鬧婆子和金狗嫂也和她們的男人一樣不和睦，兩姊妹好多年不在一起談家常了。

若問他們不和睦的原因，這話就要從頭說起。

十多年前，鬧婆子生了個男孩，看得很嬌，誰都不敢碰碰，金

狗嫂养了个女娃，也看成宝贝一样。有一天，两个小家伙在門前玩耍，为了搶吃一根甘蔗，竟打起架来，边哭边叫娘。做娘的慌忙出去解圍，又都袒护自己的孩子，閻婆子欺金狗嫂老实，还在她那女娃娃头上凿了个暴栗，金狗嫂心痛，就说了她的不是，于是口角起来，閻婆子的声音盖过了半个村庄，蹬着脚板罵了半个上午，甚至忘記了开火煮中飯。从此兩人翻了臉，誰也不理睬誰了。那时节，朱氏兄弟的娘剛死不久，兄弟倆听了老婆的枕上訴苦，都鬧着要分家。

分家就分家，于是，請来了亲友鄰居，將家产二一添作五。可是，什么家具、农具都分匀了，只剩下个斗大的罌子沒分妥，老二想用它来腌干菜，老大想用它来盛酒，兩人爭持不下。后来，老大冒火了，就当著亲朋好友的面，一把抱起罌子朝青石板上一摔，“光当”一声，摔得粉碎。从这回起，兩兄弟的心里就种下了惱恨。

分家以后，一栋瓦屋分做兩边，各住一半。老大听了婆娘的慫恿，竟在堂屋中間直砌起一道土牆，不开門窗。这样一来，兩家虽是同住一屋，却賽过隔山隔海。

就这样，他們过了十年。

老大的儿子叫明之，这时已有十五六岁，他从小就和城里一个小商人的女儿訂了婚，那姑娘在县立初中讀書，明之却才进高小。这一天，那姑娘邀了她姐姐到婆家来“休房子”（当地习俗，女子嫁前，到男家来了解情况，叫休房子）。恰巧那天南风大，老大家中很潮湿，地上踩得出水。那姑娘对这点很不滿意，又不懂事，随口叹了口气，說：“嗨，这滿地泥漿，住在屋里都要穿套鞋了。”

姑娘走后，老大着急了，他滿心想为儿子娶上这門亲，找上个中学生做媳妇，也为自家掙些体面，不想那姑娘却嫌婆家潮

湿。他耽心姑娘不愿嫁过来，于是，第二天一黑早就到屋后去开沟，他打算花一天工夫，贴着屋背后挖一条阴沟，好流掉浸水，使屋里干燥些。他一声不响地挖着，把挖起的潮泥送上自己的菜土里，把砖头石块就朝远处乱丢，不料那砖石没长眼睛，把老二家的柑桔树打伤了两棵。老二家没有菜土，就靠这柑桔树每年摘下几担鸭蛋柑，换回些鹽米菜蔬，如今叫人打伤，如何不心痛？他从屋里跑出来，只见老大还在把砖石满园乱扔，他怒从心上起，就跑过去理论。老大见自己辛辛苦苦开了沟，两家都有好处，还要挨兄弟的气话，也就不示弱。于是两兄弟又吵了起来，一声比一声高；闹婆子也闻声而出，有了她参战，就益发不可收拾了。

到土地改革时，老二是个贫农，在工作组干部的教育下，积极地投入了斗争，成了土改中的骨干之一。老大呢，因为和他的亲家合伙做了两回买卖，得了些甜头，买进了两亩水田，被划了个中农。土改结束时，中农没分到胜利果实，他家里的水车烂了几片瓦子，想兑换一部新的水车，却遭到了贫雇农主席团的拒绝。老大一恼火，就把一肚子怨气朝兄弟头上发泄，他怪上老二划了他的中农，是公报私仇，还私下和邻居说：老二当了红人，不记骨肉之情，把老兄踩到烂泥巴里去了。

这几年，村里办农业社，闹的轰轰烈烈，老二早就入社了，老大捱到去年也“看大势”入了社。如今，老二是社里的生产队长，是老大的顶头上司。有一回，队长派工，分配老大去修水坝，老大一来嫌路远，二来有心与兄弟为难，就来个干脆不干。老二去找他时，他坐在火堂边上仰面朝天地说：“我只服社长管，生产队长休想调摆我。”老二气得没法，想顶他几句，又因为自己当了队长，

鬧起來怕影響不好，才憋着氣走了。那天，老大當真沒有出工。

老大的兒子明之高小畢業後，沒考上中學，挨了他老子一頓臭罵，之後，就在社里當了會計。他一手算盤敲得靈活，阿拉伯字寫得又快又好看，對工作也熱心，只是有個缺點，就是仗着有點文化知識，愛擺學生架子。有一回，一個社員拿着記分摺找老二，說他的工分不對數，算少了。老二沒讀過書，自己不會算，拿起摺子傻了眼，只得帶着他去找會計。明之一見他們來問，也不答腔，抓起算盤劈劈啪啪一陣亂敲，說：“你看看，哪里算錯了？”老二看不懂，明知侄兒有心欺他，又不好作聲，只氣得說不出話來。後來老大知道了這回事，高興地拍着明之的肩膀就：“好崽，書算是沒有白讀，為老子爭了口氣。”

從此以後，朱氏兄弟就越加疏遠了。

## 二、香 金

老二的女兒叫香金，比明之小一歲，是個心靈手巧的漂亮姑娘，兩年前就自由戀愛訂了婚，婆家就在本村，對象前年參軍去了，她在家里等。香金是個快活人，熱情得象一團火，嚷起來聲音象一串響鈴。社里辦夜校哪，演花鼓戲哪，造林哪，組織青年突擊隊積肥哪，都少不了她；而且，總見她拿着廣播筒在人叢中大嚷大叫。

去年年底，家家戶戶準備過年，香金也在小河边洗菜心，打算腌些干菜。她正把水弄得嘩嘩响，却看見水面上映出一個人的倒影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是明之挾着一大迭賬簿正從河岸上走過，香金就大聲叫住了他。她把明之拉到槐樹底下說：“明哥，我和你商量件事。”



“什么事？”明之神气十足地竖起了眉毛。

“家务事，你爹妈和我爹妈不讲话，老是吵吵闹闹。我爹爹派工、你爹爹就捣蛋，不服从领导，你看，这多不好，我们分头去动员他们和好起来，好啵？”

明之没有回答，现出为难的样子，香金又步步进攻，她说：

“这件事，我们一定要办好，你我都是团员，要互相提保证。”

“保证？那我可不敢提。”

“你不提保证，那就是没有决心。”

“决心倒有，只是我爹爹的脾气点得燃火，三句话不对头，他

就会拍桌子。”

“那好吧，你先回去試試看。还有，社員們反映你有些架子，处处学知識分子，你要留神些。”

“誰說的？我哪來的架子？”

“你莫問哪个說的，自己檢查吧。”

明之沒作声，眼瞧着脚，半晌，才默默地走开了。

香金洗好菜心，齐齐整整地晒在竹籬笆上，就回到家里，看見她爹正在牛欄里弯着腰鋪草，她就走过去帮忙。她一面打扫牛欄，一面輕輕地說：“爹，你和大伯取和吧，兩兄弟还不团結，影响不好。”她用眼角瞟了爹一眼，見爹爹眉头微微皱上了，并不答話，她又鼓起勇气說：“爹，你是隊長，有責任主动团結社員，你看社主任，人家做得多好，你要向他学习！”

老二听到这里，曉得女儿在批評他，他臉一沉，放下手中的干草說：“香金，你少管些閑事，長輩子的事你管得了么？”說完就埋头鋪草，不再理睬香金，香金碰了一鼻子灰，做声不得。

明之回去后，覺得香金的話有道理，他想到自己曾經帮着爹爹和二叔賭气，感到慚愧，他虽不敢放胆向爹爹提出这个問題，却还是打算探探爹爹的口鋒，他趁爹爹坐在火堂边上正悠閑地抽烟，就小心翼翼地搬条矮凳挨在側边坐下，咳了一声，半晌才开口說：“爹，你再莫和二叔頂嘴了，亲兄弟不說話，人家笑哩……”話还没有落音，老大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：“笑，誰敢笑？你这个团员倒管到老子头上来了！”

明之碰了个釘子，覺得沒趣，勇气頓時消失。这时，他娘又煞有介事地从房里出来了，明之知道如果再說下去就会把事情鬧大，还可能挨罵，就不敢再作声了。

次日早晨，香金和明之又在小河边碰头，兩人把情况一汇报，都直摇头。明之叹了一口气說：“嗨，真难呀！”

### 三、櫟树糾紛

朱氏兄弟屋后的大塘边，有一棵櫟树，树幹有小水桶那样粗，三四丈高，枝叶茂密，象一把青青的大伞。那櫟树为兩家所共有，分家的时候就当着左鄰右舍說妥的。

元宵节后的一天晚上，刮着西北风，飄着灰尘一样的細雨，到半夜时分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把那櫟树吹折了。于是，兩家就緊張地盤算着如何来均分这木料。

这天吃早飯时，闊婆子沒停嘴，扒一口飯就湊近她男人耳边說一句，她催促老大趁早把櫟树鋸成兩段，一样長短，那靠根端的一段粗大些，起碼要重几十斤，分給自己；把另一段分給老二，不怕他不答应。分妥之后，再把那段粗木头砍成劈柴，挑到梅花壚上去卖，至少可进个七八元。她左一道右一道地动员老大，說得唾沫四射。老大先是有些煩躁，后来心里一活动，果然信了她的話。次日天一亮就爬起来，独个儿到大塘边去鋸櫟树去了。

再說老二，他也有他的打算：他家里有栋牛欄屋，养着社里的三条水牛，那屋子年久失修，梁柱朽了，若不及早剋換一根，就有坍倒的危險，他耽心压伤了牛，早就有心找根木料来換梁柱，却一直沒有找到；还有，小河边有一座水力榨坊，專榨花生油，归他这个生产队所管，那碾盤架上的軸心柱坏了，因为沒有木料剋換，使得榨房停工了半年，減少了社里的副业收入，正要找根合适的木头。他見櫟树倒了，滿心欢喜，希望能取得老大的諒解，分到那段較粗的木料，就可把上述兩個問題一齐解决。

一天早上，老二一爬起来就去找老大，先到他家里，沒找着，却听得大塘边有沙沙沙的鋸木声。走去一看，原来是老大正满头大汗的在鋸那欒树，青枝綠叶砍得滿地都是，鋸木屑也成了堆。老二打定了主意，就走过去說：“老大，我和你打个商量。”

老大正鋸得起勁，听得身后有人說話，回头見是老二，就歇了手。老二指着那較粗的一段木头說：“老大，把这一段分給我吧，我打算……”

“什么，你要这一段？”

“嗯，我想要这段粗的，我有正經用途……”

老大打算听完他的理由，却見閹婆子走出后門，提着半解放式的小脚边叫边跑过来。她一来就把老二的来意猜到了几分，她不坏好意地瞧着老二說：“二兄弟，你这么早找你大哥做什么？”

老二說：“嫂，我想分这段粗木头，有个正經用途，你看如何？”

閹婆子一听，火冒三丈，就赶紧使出她的本事来，嚷道：

“好呀，你当了干部，就不敬兄長了，处处想占便宜，欺負老实人！”

老二慌忙解釋道：“不是占便宜，也不是欺負人，我是来打商量的。我打算修整牛欄屋，缺根梁柱，非粗的不行，还想把油榨坊換根軸心柱……”

“喲，你倒会打主意，要修牛欄屋！你曉得要修屋，我就不曉得要修屋？”

老二覺得和这位嫂夫人有理講不清；况且，一大清早就吵吵嚷嚷也沒意思，就打算趁早收兵，回去通过社管委会来想办法。他揮揮手說：“好，好，算了，我不爭，隨你們吧。”說完回头就走。

这时，金狗嫂也急忙赶来了，她惊慌失措地一把拉住男人的膀子往家里拖，一面苦巴巴地说：“哎呀，吃点亏就算了，何必小眉小眼地争吵呢，好在我們吃亏吃了十多年了。”

在鬧婆子出来与老二頂上嘴以后，老大就一直沒有作声，他一听到老二說要粗木头是为了修牛欄屋时，就心里一冲，頓時感到不自在。那牛欄屋的梁柱朽了他是曉得的，也不止一次的在心里說过：要换了，再不換会出事呀。那牛欄里关着三条水牛，其中之一就是老大的，养了五年，虽然去年作价入了社，却还是藕断絲連，有那么一点莫明其妙的感情。至于榨坊的碾盤上需要換軸心柱，这个他更清楚，他还暗中罵过社干是飯桶，拖延着不修好榨坊，讓社員們把花生挑到四五里以外去榨油。如今老二要分粗木头只是为了这两樁他也关心的事，而老婆却那么强硬地和他頂嘴，心上着实过意不去，但却一时不便开口。

下午，老大收工回来，走过老二家門前，見老二和香金正在牛欄屋里換梁柱，他們把牛拴在外面，在牛欄屋的中間墊上青石板，然后把刨过的木头豎上，那木头的确細了些，不牢实，加上牛关在里面又不斯文，喜欢挤挤撞撞，若是触倒了梁柱，还是会闖禍的。

老大看着，心里不知是什么味道，他喃喃自語道：“人家費心費力为了公家事，我却这么小气，嗨，真不体面呀。”他在老二家門口来回走了好几趟，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叫了一声：“香金，”香金一边抹汗一边走出来，見是大伯，忙問道：“大伯，做什么？”老大沒有望她，只是唠着嘴指着摆在屋背后的那段粗木头，輕輕地

說：“去吧，把那段木头搬來，牛欄屋里拿那号木头做梁柱合适些。”香金仿佛沒有听懂他的話，还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老大又說了声：“去吧，去搬來。”然后匆匆走回家里去。

老大还没有进屋，闊婆子就兴高采烈地冲着他說个沒完，什么那粗木头起碼有五百斤重囉，砍劈柴囉，卖多少錢囉。老大越听越心煩，就把旱烟杆朝桌上一摔，大声說：“少囉嗦些，只有你这婆娘呀，真不懂事！”

闊婆子被潑了一头冷水，就叨叨着进房去了。

#### 四、雨 夜

清明节前十天，社里就开始泡谷种了。朱氏兄弟都是作田秀才，泡种有經驗，社委会上就决定把他們全队的泡种任务都包工給他两个。

經過鹽水选种以后，那谷种用兩只大木桶泡着，兩兄弟分了工，各人負責一桶，都擱在老大的那間小杂屋里，用蓑衣盖着。过了兩天，谷种就都开了胸，暴出了淺黃色的嫩芽。

这天晚上，天阴沉沉地，空气潮湿得使人窒悶。老大睡了，却怎么也合不上眼，他牽挂着谷种，耽心它出事，他在心里默念着：谷种开了胸，要勤翻勤潑水，若是照看不周，就会燒坏或冻坏，那就会推迟社里的插秧時間了，如今山区里谷种难找，即使能找到，错过了季节，那損失是沒法补偿的。况且，这湘南三月天，时寒时暖，最容易爛芽，如果谷种坏了事，我还有什么臉見人呢？再說，社員們把我当作老农看待，尊重我，年青人还口口声声說要向我学习；尤其是这地方去年遭了旱灾，谷物减产，今年，大家多么想得到一个丰收啊！如果因为我的疏忽影响了春耕，那簡直是

犯罪作孽……。

他想着，瞌睡就跑得干干淨淨。到半夜過身，忽然起風了，把村里的古樹和竹林吹得嗚嗚响，接着雨由小而大，先是沙沙地响，后来竟嘩嘩地响成一片了。閹婆子被雨聲惊醒，打了個寒噤，叫了一聲“好冷”，忙把被子扯來蓋上，老大却把被子掀開，爬起床來，披上棉襖，摸索着點上油燈，就朝門外走去。閹婆子不曉得他要干什么去，縮在被窩里嘀嘀咕咕地埋怨着。

老大得出門來，迎面一陣冷風朝頸窩里梭，他冷得打戰，赶忙用披開的棉衣為油燈遮風，朝屋後那小雜屋里走去。腳剛跨出後門，就看見那雜屋的窗口透出一派燈光來，原來早有人在那里，這除了老二，還有誰呢？老大站住了，他不想在這種時刻走進雜屋里去，為的是在夜深人靜時兩兄弟如果碰頭了，却又因為往日不和睦的關係，不便交談，那局面是多麼尷尬呀。于是他又悄悄地走回來，閹婆子見他回來了，只道他出去解手，也不問他，懶懶地翻了個身又睡着了。

老大和衣躺在床上，睜着眼睛听着老婆那輕微的鼾聲，往事象海浪一樣地在他的腦子里翻騰着：他記起了和老二每一次無謂的爭吵，分析着那爭吵的原因，覺得自己是那麼幼稚、自私，沒有氣量。他記起了不久以前為爭櫟樹所引起的糾紛，他覺得這幾年來，老二一心為社，人也變得快快活活，不似過去那麼暴躁了；而自己呢，却斤斤兩兩愛打小算盤，他感到羞愧，又不由得埋怨起老婆來：唉，堂客們呵，眼睛光看到鼻子尖上……；他又記起了去年年底過小年時，他和老婆、兒子坐在一張矮方桌上吃團年飯，剛喝下一杯冷酒，却看見對門吳家的堂屋里，吳氏兄弟正在開懷暢飲，兄弟倆親密地交談，他當時很不痛快，象勾起

了无限心事，竟破例地多喝了四兩白干，弄得头昏沉沉的了。

他睡不着，耽心谷种冻坏，同时，又怀着歉意思着老二。等外面风声小些时，他重新爬起来，端起油灯，又向那小杂屋中走去。

杂屋的窗口仍然透出一派灯光，老二还没有走么？他还在干什么呢？老大开始胡猜起来，莫不是种谷出了事？或是……，他猜不透，他怀着满腹疑虑，轻轻地走到杂屋门口。

杂屋里的壁上挂着一盏马灯，老二正站在老大装谷种的那只大木桶前，弯着腰，一面翻动，一面泼清水，然后盖上蓑衣和一层干稻草，他全神贯注地工作着，竟没有发现后面有人在窥视他。

老大又高兴又惭愧，刹那间，老二在他眼里忽然变得如此亲切可敬，他轻轻咳了一声，就走进屋里，用微微发抖的声调说：

“老二，难为你帮我照看种谷，多谢你呀！”

“哪里，这不算什么，大家都有责任嘛。”

两人默默地检查完了种谷，才各自回到房里去。

这时，雨停了，风却还在吹，笼里的鷄鴨群在开始不安地骚动，雄鷄已叫过振奋人心的第一声了。

## 五、布谷声声

昨晚，一夜西北风，吹散了雨云，今天，多好的晴天呵！那海样的蓝天上飘着几丝白云，山脚下桃花如火，远远的林子里，布谷鸟一唱一和地提醒着人们：该是播种的时候了！

这天早上，老二起来得特别早，他通知各组的组长，要他们把大部分劳动力分配去种杉树苗和送肥，自己带了几个有经验

的社員去播种。他正在收拾谷种和籬筐时，却見老大迎面走来，才想起还没有安排他的农活，就叫住老大說：“老大，今天去播种，要得嘅？”老大点点头說：“要得嘛，你說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”

老大剛走，香金和明之又来了，明之走先，香金在后，走到老二身边就不动了，却都不作声。老二詫异起来，就問道：

“你两个釘在我身边做什么？”明之忙說：“二叔，我来找你，有点小事。”老二放下手中的家伙說：“什么事？”

明之不知如何回答，一时手足无措起来，亏得香金代他說了：“爹，他是来向你道歉的，你上次找他算笔賬，他不耐煩，摆架子，对不住你。”

“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早忘記了。”

明之見香金为他开了头，也就不緊張了，他說：“二叔，我是有些知識分子神气，自高自大，你莫見怪。”

这一說，把老二逗笑了，他說：“知識分子也要和工农結合呀。你是个农民，你爹送你讀了几年書，就要和农民分家了，哈哈。以后注意些就是，用不着道歉，二叔不記怪小事情。”

在他們談話的时候，閹婆子远远站在牆角，尖起耳朵捕捉着他們的每一句話，然后，悄悄溜回去了。

明之一边帮着老二整理籬筐，一边說：“二叔，我和爹爹講过，把堂屋里那道牆拆掉。他說，那好，只要二叔同意，等播完种就拆。”

“那我有什么不同意，早就該拆了。”

閹婆子回到家里，把剛才听到的話都小声告訴她男人。老大說：“对呀，明之到底是年輕人，比他爹娘懂事得多了。”他一边脫鞋袜一边說：“快，快煎四个荷包蛋，吃了好去播种。”